

任縣志卷之八

藝文

公牘

古詩

舊序

疏河紀略

知縣吳懷忠

丁酉歲十二月之杪予初至任蕭瑟涼瘠顧若老幼多鵠面鳩形予惻然問所以致此皆曰害任者不數而水之患爲甚未幾越戊戌之初春意將歷四境而周覽焉爰引轡東南郊見白波天際浩淼無垠目驚心懾予不自意其身之如遊海國也及披輿圖考則壤又且浩淼之中皆賦稅存焉不禁撫膺太息曰任當如是之水能餘幾何地而鷗鷺餘民歲輸不地之貢其何以堪此乎遂慨然有拯溺之意由是寢食夢思蓋無一非爲水計

者無一非爲水計而計無從出予困矣乃遍檢諸當事者水政之議確求石畫以濟予困諸議紛錯或有曰陸澤之水非神禹不能平非神禹不能平是水必不可治矣水必不可治予益大困矣中夜徬徨如寐忽寤自謂曰水亦惡有不可平者哉按禹貢恆衛旣從大陸旣作謂恆衛之水旣從故道則大陸之地皆可耕作也爾雅曰廣平曰陸考信澤之北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謂之大陸合邢趙深三州皆其地也是大陸不盡於任而任亦其大陸之旣作者也故澧水滄沒民田千餘頃議濬自郭守敬守敬元人也由元而上溯之禹殆數千歲未聞任之大陸不可耕作也若水必不可平則陸澤之賦稅當不至今而不存矣由

前而觀而知大陸澤悉爲耕地而水惡不可平也且又自元以迄於今幾四百歲聞故老譚任之水害不過或六十年或七十年是六七十年以前已平澧水之害澤皆耕作之地不辨可知心嘗疑其故無如任之父老未聞其傳說舊典罔存其紀載是以俱憤憤莫知其所舉也偶細閱縣志澧水註有云正德十六年縣令張瓚祖守敬議開修成河民賴其利計瓚距守敬相去百有餘年則澧之爲害當時者蓋不啻百有餘年矣瓚以一時之力去不啻百有餘年之害夫豈貿貿無法於其間者不知任之人何以不傳其人並不傳其法人法兩亡後之人竟茫不知有其人不知有其事是誠不知其何故而淹沒至是也至今憶

其人志其事雖不復知其法而知今六七十年以前正德十六年以後其間五六十年又皆可耕之地矣由後以觀是有人平水而水平無人平水而水平而水又惡不可平也不知水之禍不起於澧起於南邑不修澧之河岸致澧之決及澧既決又不急築河之決口人事因循而害遂滋大由是滋者益滋而河身漸次壅滯又兼地居衆水之匯土脈冲擾亦易淤耕作其間者未察受害之原與疏濬之方所以狂瀾歷久而未艾也予觀古察今竊見其如此如寐方寤遂堅拯溺之志然無如是歲任民之苦於馬政害熾如火烈而水柔予爲任民救火不暇及水因焦思積歲多方拯救十三詳而後馬政之害除民始帖席則

已越歲已亥矣亥之歲可幸無事而水可以治矣但吾民骨尙未肉而皮尙未毛卽咸願有水政之舉而舉亦惡能爲也予雖未及爲而是歲之寢食夢思蓋亦無毫末而非爲水計者每暇與陳生所知孔生貞元乘扁舟泛陸澤之浦自臺南抵達家莊東盟臺駱莊程二寨吳家莊于盟莊浩浩五十餘里回翔上下尋察九河之情狀知其爲源頭者何若爲經絡者何若爲尾閘者何若與其爲治法之標本者何若務清務確而後返棹而休焉又每暇有鄉達切已溺之憂者與諸生抱胥溺之痛者各建水政實略時與予參互考訂備極慘澹經營之致自是而疏濬之成竹胸中亦庶可八九得也大意謂河工大在治澧澧不可

急治先在築百泉口清其經絡疏雞爪張滋楊黃石諸水通其尾閘庶流殺澧現而河可治初不過意期其如此然亦未敢必如其意期如此也竊又自思曰心思既竭時勢不乘將奈何時勢卽乘工役不備將奈何且此時而譚工役其難也實甚前此譚工役者其一在請發內帑其一在請蠲三年糧丁若以爲舍此別無法者不知不舍此終歸無法惟刑憲蕭公苦心水事數年議任縣河身九千丈水地百姓挑二千丈其非水地挑一千丈又請蠲水地錢糧一年計銀五千二百三十一兩有奇留挑三千丈之費其餘則派之七縣共力協濟以襄大事其法善而可行無如蕭憲行取去而議遂寢如是則時勢工役實難而

水不可治竊又自解曰謀事者人成事者天吾圖其勿懈臘之  
廿八日與趙生可賢破凍入邢家灣咨悉水口越庚子正月上  
旬有焦生金聲辛生丙申余生鼎甲晤予予偶議工役擬設照  
丁興工一法謂三子曰民其許我乎三子曰不惟其許之且將  
鼓舞趨之矣予聞其說如獲異珍焉及上元日詢諸生曰河工  
似難緩其如地界不分河道未辨何余生曰生與土人王可興  
留心久矣誠不難分也予卽促余生偕可興相與登舟放乎中  
流初諦之渺不見有所謂九河者渾渾浩浩總一大水世界也  
余生臨波細剖而水中之脈絡分明然後見舊日桑田情態皆  
宛在水中央矣於是遂申詳有築百泉口挑濬牛尾雞爪張滋

黃楊石諸水之舉二月二十八日郭太尊親踏河干按驗合法捐俸四十金而後築濬之詳下隨於三月初六日動工五日而工完十日而水消繼乘數月不雨而河皆平地矣於是乘時起事遂有大挑澧河之請當其諏日祭河刑憲龔親詣河上捐俸以資工役興工之日用通派丁口之法無貴賤老幼農工商賈悉畚插從事而爭趨於河卽予亦冒泥塗而僕隸輿皂亦無弗胼胝者其用力之壯誠地軸可撼而歡聲之震雖天閭可闢矣雖然河工蓋未窮也予何敢恃此而通勞吾民也於是捐濟者捐濟設法者設法稍間又遂有澧河末路之舉澧河迷失故道幾四百年其末端入滄竟荒滅無蹤欲通澧於滄非平地開闢



不可意將自黃思口東向抵黃楊石三溝似近以水高南下懼  
滋害遂他移欲相一開鑿地劉生清鄉典史王好行率衆芟刈  
蘆荻不意芟刈之下河身突出吁幸矣亦異矣哉以六七十年  
之積波適疏濬而天久暘是天賜吾民以河身也以漫滅不可  
考之故道忽於叢埋中無意而偶獲是天又賜吾民以故道也  
於是因而疏之而澧之道遂通無何而澤中之麥收竟數倍於  
他方以故時單騎入澤察利害問疾苦與隨行者尋究水道竊  
又驚異不置夫任傳爲大害者九河已耳今按自唐山來最爲  
害者則有泚水自贊皇經臨城來者則有沛水自府北馬蹄諸  
山泉來者則有牛尾河水自沙河分來者則有程寨河水自廣

平府曲周來者則有漳牛等水共計蓋十七河云夫此十七河志所不載故老不傳者蓋過半矣予又不得不爲此諸河察源委詳利害條分而疏濬之奄忽間而辛丑之春屆矣予懼春水氾濫卽蚤勉爲驅率盡力於杜科分水殷陳蔡馬諸河其中小漳河者淤尤甚時議以柏鄉唐山兩鄉紳置地河身中不可動也予思柏鄉魏公久以厚德聞唐山仰止徐公子雖未識荆而心景高風久矣吾何必不以此爲生民請命也乃卽魏莊于老僕道其意老僕溫剴殊甚地遂挑又以書投仰止徐公卽慨復書詞俊爽多風豁如也地亦遂挑由是漳水得達沙洛而入滏皆兩鄉紳賜也於是又決意沙洛支河與百泉河工之未完者

不意夏四月而予有連平之擢矣念河工未完懼大雨時行將一萬六千之民力空付流水因謁各憲勉留數月意在完前工之未完時值天暑農忙無已作疏河之勸勸之於六月初九日祭河動工民樂如示幸亦不日而事竣諸父老皆歡聲而功予予曰不然予何功之有哉河身故道天賜也府廳各憲如溺憂勤捐俸激勵賜與天等誰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且闔縣紳士與爾一萬六千之衆殫財竭力以至此天功不可貪人力顧可冒乎予何功之有哉但其中有始終任事勤苦特甚者典史許成禮鄉典史王好行工書賀階此三人者兩年來身家俱忘筋骨俱瘁予嘗心憐之而心嘉之爾百姓亦誰不知之見之而

予復爲爾百姓道之也蓋以此日之河功皆草創若不加保河之法河工盡棄矣誠思所以保之當賴此三人力未艾也爾百姓其識之諸父老皆歡聲曰諾於是授之以保河議辛丑閏七月紀

按文中言任民苦於馬政攷 國朝入關從龍之騎不下四十萬匹祇就近畿墾荒餘地規爲牧場未嘗遠及畿南且行之不四五年旋即停罷無所謂馬政也茲所言馬政之害蓋因開國之初百度草創明人弊制尙有沿而未革者然使無人上聞則其弊可數十年而不去乃詳至十三必得請而後已豈獨仁心爲質哉亦可謂仁必有勇者矣仁可感人勇足

任事七十餘年之水患所以能毅然除之而不畏阻也

疏河總詳

知縣吳懷忠

陸澤水勢稽天望如滄海蛟宮占徵糧之產哀鴻輸失業之徭  
任民之苦尙忍言哉職日夜寢食河干思水一日不治民一日  
不生窮究九河所以爲害與所以難治之由竊不自揣乃妄議  
以爲河無不可治也河無不可治而河之所以不治者有三一  
在不審水患之情狀一在不審治水之標本一在不審蠲助之  
可否三者不審而波臣之崇所以得恣其橫以至於今蓋緣河  
水氾濫天地爲渾望洋驚顧源委俱迷兼之工期實浩財力殫  
竭雖有巧婦欲炊無米妄意待蠲待助因以治河無期不知洪

波雖闊情狀自存攷九河之害在上流者八八河之水惟澧最大自澧河迷失故道橫流怒漲以致諸河衝突下流壅淤是澧河害諸河之情狀也諸河惟百泉與澧相近分道並行自百泉未至大陸二十里東南決口由五空橋旁滾入澧河以淤淺之澧又益百泉於是汜濫者愈爲汜濫而澧之勢倍橫是百泉害澧之情狀也百泉害澧則河之經絡不清諸水壅塞則河之尾閘不泄尾閘不泄則外閉經絡不清則中潰而陸澤並九河之水遂成積重之勢語云積重難返是爲九河害陸澤之情狀也議者謂九河之害起於澧治河必歸於治澧是矣此本論也然今之澧何以治也澤之中洪浸無涯雖知有澧而澧之河面不

可見雖欲治澧而澧之河身不可考而澧何以治也然則澧終不可治乎識者謂治澧當不自澧始也必先導其尾閘使之外泄外泄則水殺清其經絡使之中理中理則水分外殺中理則澧之身面自現然後可次第而議功此急則治其標之說也故爲今日之河計莫急於築百泉之決口使水各歸理莫急於疏雞爪河以通尾閘然雞爪一河不足以泄九源雞爪之南有黃楊二溝前任盛令曾因其淤塞而疏濬之極爲得理今復稍淤矣丈量二溝一長五百餘步一長三百八十步爲力甚易然卽合二溝猶不足以利九源又查雞爪北有溝名小雞爪亦可出水而達滄澤之西北嘴有張滋河亦可出水而達滄此皆諸河

由大陸澤出水之尾閘也不可以不圖也圖一日之事者需一日之力圖千百年之事者需千百年之力方今財力俱困可若何議者請蠲請助蓋紛紛矣當此時而議蠲亦誰不知蠲之不可爲也卽或以爲可蠲然亦第如渴者之望梅矣當此時而議助亦誰不知助之不可爲也卽或以爲可助然亦第如饑者之畫餅矣議同築室則何益哉若此財力俱匱蠲助俱窮而圖事者可遂已焉也乎職以爲是在自病自醫窮則變變則通要惟以人治人而使人不擾因心推心而令心不悖或董其法於分派之際或神其意於鼓舞之中當卽襄厥事以告成功斷不敢怠意從事以上負 憲臺拯溺之盛心也至若異日挑四十里



之澧河功力百倍於此當又臨時設法另圖以進不敢先爲喋喋以瀆 上聞

疏澧河詳

知縣吳懷忠

任邑洪水之害惟澧河爲甚治水之法亦澧河爲難蓋以上流之河澧至大而功浩前此橫流拍空地不見日卽驅萬姓興畚鍤而向水穴鮫宮爭滅沒之士雖神智勢有所不能况蠲助徒請疏濬無資所以六十餘年議者紛錯終同築舍無非阻於時勢之難興工役之難也今則蒙 憲臺已溺之憂動天幸既有其時勢矣職前疏築百泉雞爪張滋黃楊石諸水無非欲殺積波現河身爲治澧地未幾而波殺水消民生幸庶有望何又幸

天憫溺民數月不雨下流既殺上源復竭而河身遂出非 憲  
臺下格上感何以有此正生民再造之日培萬禩不朽之休在  
此一舉豈非千載之一時乎時勢既有可爲若工役不足以  
時乘勢則下負斯民而上負皇天職又竊有懼矣治水工役前  
議蠲助斷不可望惟在自病自醫自病自醫然不謀諸百姓勢  
又不能職爰與諸生之練達者趙可賢顏思恭梁振源吳興孫  
璪劉朝瑞宋珂等鄉耆之老成者王好行等日夕諏詢謀度務  
求無弊務求可成或有緣地以作工議者職慮地多而成累未  
便也或又有應工以免銀議者職慮其希銀而曠日未便也再  
四思維恐因循怠緩終無有成計惟有照丁興工一法頗爲最

便且前濬百泉諸河已試有成效當其濬百泉諸河也不過合  
受害數村汰其老幼簡其精壯一千餘人於本月初六日動工  
一時踴躍子來諸河淤塞不日告濬此其明驗不亦人人可見  
者哉但澧河之工不得與百泉諸河工同日而語若責之受害  
數村是猶責尪羸之夫而負千鈞之任豈易得之數乎職思亦  
照戶丁自五空橋丈至黃楊石三溝計河身四萬八千尺取闔  
縣三十八地方丁冊鄉紳生員不與焉聽其自行捐助稽一縣  
之丁止一萬六千人每丁挑二尺在受害者挑二尺是自醫已  
病矣不受災者亦挑二尺吉凶同患亦何得謂非自醫已病乎  
或者曰源深水闊二尺不旣勞乎不思以一日挑二尺之土其

勞可勉也以一人勞一日之力其勞可貫也以一勞博千年之逸其勞可甘也或又曰河岸無地者不難於應夫乎不思澧水爲任縣大害滄沒東南半壁者六十餘年凡爲任民一體相關豈得如秦肥坐視越瘦乎且闔縣爲此如造浮圖十萬以爲全盛之舉東坡云人人有功德山微分畛域不自毀其功德山也哉曲爲法喻理曉無非慮愚頑弗應不期人人思奮樂事趨工雖未臨岸而已有成河之勢職思非 憲臺已溺之誠深徹下民俾愚氓不愛筋力何以有此職由今又幸功役之不難有如此也是以除一萬六千人挑三萬二千尺外餘一萬六千尺再別求設法疏濬務竣厥功是蓋去疾務求其盡以仰副 憲臺

軫恤任民至意伏乞批行以便派工從事庶百年之患可消於一日矣任民幸甚卑職幸甚

疏三河下流詳

知縣吳懷忠

任邑河伯爲災蓋七十餘年民生蹙亦甚矣職兩載挑河舉曩者龍蛇魚鼈之宮今幸來弊告成其遺秉滯穗皆已滿家滿車矣民心鼓舞樂有成效但有可慮者餘工未竣恐大雨奄至並棄前勞因念百年之河患難除一日之人心難得千秋之時刻難逢意欲乘時竣事則又慮乘時迹於奪時竣事迹於擾事職仰承 憲臺體 朝廷爲民拯溺之意雖時迹於奪而時不可以不乘雖事迹於

擾而事不可以不竣則有不復顧忌而不得不急圖乘時之大便者矣請陳乘時之大便其一乘天道之便其一乘人事之便乘天道之便者在昔洪浸稽天波濤澎湃望洋空切畚鍤安施雖神禹束手矣茲則以庚子之夏職負泥塗穿蘆荻尋十七條河身動工挑澧河之壅淤由是水去地現令沿河布麥又於今年四月決杜科分水殷陳馬蔡六河之滯塞以泄春水令麥無漂沒至今雖風雨未絕而水來微小新挑諸河易爲疏洩以故河身六月尙現從前未有汲汲措手自可成功勤苦不過數日安享實在千秋少延恐大雨迅發以疏通未遍則壅淤復乘此天道之便不可以不乘也乘人事之便者凡民之情不見其利

不謀其害弗因以久弗歡以新嘗見大役之作往往喻之弗勸可若何呼之弗應可若何今則以二麥之登驚爲創見鴻雁有中澤之集三星無在留之嗟人樂胼胝如安性命惟分丈計尺高下各均而趨事赴功近遠咸協固曰利誘於前患驅於後亦若有神鬼相之職不知何以勸之而卽來鼓之而卽悅有不啻謀其家事之欣承者矣恐久之水至功浩人心厭倦再圖則難此人心之便不可以不乘也乘此竣功則禹迹可舊而離散之民亦庶幾復集矣若曰三農法禁動衆動衆者奪時六月理戒勞民勞民者擾事若此一時之奪與擾名迹是顧而不圖民生百年之大便則任邑之水終不治任邑之水不治則任邑之民

終不救以致任邑有全賦無全地有全地無全民哀嗚嗷嗷流  
離將盡其何以堪也職究觀其終是以不得不犯奪時擾事之  
咎而汲汲乘時以承 憲臺體  
朝廷爲民拯溺之意

疏蔡河詳

知縣吳懷忠

任邑溺民待救引領波濤中蓋岌岌矣職日夜焦思爲九河窮  
源流察壅塞尙懼無以急拯小民胥溺之苦以上副 憲臺已  
溺之憂若貿貿弗察而河道不知有意病鄰而無益治水則皇  
皇終日者何爲也據察九河中之蔡河其源確出邢自之西山  
職親踏勘不過六里直抵山根舊有蔡河故道年久淤平卽如



邢詳尙有低窪之形是也兩縣小民懈於疏通卽就淤淺河身利於種麥止利一己之私不顧官河之沒不知大水浸淫爲害無窮區區河身幾登禾稼若河道得通水由地中邢處上而任處下不惟益任且先益邢豈反病邢耶如曰挑河病邢麥田亦思麥田原屬蔡河舊身挑河病麥田耶麥田病挑河耶且任之左家屯居北邢之新張村居南邢止半里地插任土之中邢誠恤鄰泰山何吝此土壤也抑且任蒙洪水之難濬四十里之河在邢所濬者不過三十四丈二尺耳邢誠恤鄰卽無益於邢又何得無鄰國爲壑之戚也况職與邢縣均從生民起見何分畛域若云職未及察舍舊日之河而病邢民則或山川現在之情

狀可欺而邢民爲職之讎怨也則可其然豈其然乎今奉 憲  
票任民種邢地者任挑邢民種邢地者邢挑職於本月二十日  
親詣察明又委捕官率工房賀階量丈尺寸除任民濬挑不開  
外查得邢民應挑者止三十四丈二尺五寸伏乞批行邢縣責  
令邢民張三畏傅天保等應挑之地速爲興工俾蔡河故道禹  
迹復見庶下有以拯小民胥溺之苦而上有以副 憲臺已溺  
之憂也

疏澧河故道議

知縣吳懷忠

元郭守敬建議云過古任城澧河失其故道沒民田千餘頃若  
開修成河其田可耕知澧河迷失故道久矣今祖守敬議力爲

開修不得澧水去路初濬自黃思口向東抵黃楊石三溝求其  
便近省民力也及濬至黃思口相其泊勢南岸低窪恐成河溝  
大水澎湃過顛盡傾瀉於南是拯民水者水益深烏乎可宜急  
北下爰芟刈蘆荻相度地形不意舊日河道久爲蘆荻叢埋芟  
刈之下河身突出禹迹宛在恍如天現銀河欲渡吾民積苦也  
上旣見以天心吾民不盡人事以承天可乎不可本縣議除闔  
縣丁夫挑濬外又加一萬二千六百尺若派全夫是受害者與  
不受害者無殊科矣應受害二十七村共計六千丁夫每丁挑  
二尺一寸足竟全功訂於初三日起工本縣躬親畚鍤爾百姓  
速爲拮据否則商羊作祟前工盡棄何以答天意也本縣以不

得已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吾民其勉之

疏河勸

知縣吳懷忠

按志任邑居九河下流及身歷細攷乃有十七河志所不載者凡八土人知之者亦鮮或山川易形其爲後世水勢之所衝增者歟大抵十七河水勢盡入滏陽古初不爲民害以水之來也分派其去也歸墟如江淮河漢之入海凡平土皆粒食也以故任地雖曰大陸澤其實皆徵糧地自人事不修河身壅滯乃爾波臣作祟積浪滔天蘆荻龍蛇占盡生民煙火矣嗟哉有民無地有賦無民蓋七十年於茲本縣用是痛心疾首念此子遺甚不自揣一旦發憤與波臣爭地昨夏已濬澧河牛尾之淤塞今

夏又挑沙洛與枝河之上流二麥幸登已睹成效但沙洛自尼家莊至黃家溝三千二百四十步該一萬六千二百尺枝河自尼家莊插入沙洛河共計六百二十三步該三千一百一十五尺至百泉河爲任之巨害自陸村場至塔圪臺共計四百零四十一一步該二萬零二百尺此三河下流不可不速挑以盡水勢若失此不講將水至復壅恐前工並付消沈卽欲再睹今日之麥可復得乎本縣非不知天暑農忙戒在大役然天既不雨河復現身千金一刻千載一時有時弗乘是謂慢天是謂棄地慢天者不祥棄地者有悔一日之怠百年之憂也以是爲爾諸父老勸剋日勉力慎毋狃目前而無遠見慎毋懼小苦而忽大安

爾諸父老其當鑒於昔人之病癱者矣昔人之病癱者醫告之曰非鍼刺莫瘥也癱者難之其癱終劇將爲性命憂無已乃聽醫鍼砭方半施又輒自止未逾頃癱復大作勢益熾醫曰子不聽我我且去子無何乃聽醫一抉而毒盡不日復常體如初癱者喜曰若知小苦之得大快如是盍早圖焉今日諸父老之於河功何以異於是今日挑河者小勞也小苦也暫勞也暫苦也倘爾小勞小苦暫勞暫苦之是恤吾則懼爾癱之復大作勢益熾也爾諸父老又當爲本縣思之矣思本縣與爾諸父老相聚能幾何時而猶不欲與爾諸父老共相安息乎又思本縣治此河果何利而猶不少休焉效胼手胝足足脛無毛者之所爲若

唯恐其釋此不遑乎蓋以本縣將舍爾諸父老去矣不過以念爾諸父老無窮之心迫以有限之日爾諸父老何不以有限之勞答我無窮之心且將以自圖不盡之利賴也語云易失者時也乘時及事萬世永賴爾諸父老省之念之其急圖之仍望縉紳先生暨闔學諸兄爲諸父老勸諭之

辛丑四月已報陞連平念沙洛枝河百泉三河

下流尙未疏浚因勉留完工時值六月天暑農忙憫念無已又恐墮厥事作此勸之

按吳公尙有保河議謂澧河失道其患由於上游欲保河之無患道在嚴決口挑積沙禁決堰然其事南自爲政非任所能及也故能言而不能行且後此河患轉不在上游之決而在下游之壅議堵議疏均無善策至雍正四年上下疏濬河

始通暢蓋前此治河不過節節而爲之暫救目前無裨久遠  
雍正時治河之役則以親王權力上下游無敢異議故舉  
事易而成功大也

營田策

邑人馮文

從來民生之休戚視乎法制法制之得失視乎奉行故有法本  
未盡善而行之者善雖弊可轉爲利亦有法本至善而行之者  
未善雖利可轉爲弊由於奉行之不善也而改絃易轍端有賴  
於救時之仁人耳今執事志切愛民欲爲興利除害之舉惟恐  
人情不合土俗不宜以致滋庶民之擾誠藹藹然有古仁人之  
風而後世循吏如黃霸文翁等不足以喻盛德之萬一也生不



敏未諳世務妄有論說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試効一得之愚於左右可乎竊觀任邑城小而僻役不甚繁賦不甚重百姓安居無事近歲以來

皇恩浩蕩潯澧河蠲征賦被災人戶遣官賑恤又減糶倉穀使市價不騰種種善政固已無利不興矣又何弊之可言然微窺之間閭之間愁苦無聊間有蹙蹙然若不克以終日者則營田一事爲之累也夫營田之名自古有之然皆五穀并營不專營稻營稻之設蓋因河水氾濫淪沒民田亦旣發工治河使水有所歸終慮沮洳之場難於樹藝故使之專營稻田以避水害而就水利此其區畫有術措置得宜豈不法良而意美也哉然此

本謂於有水之田營之也獨至任邑營田不營水田於有水之田而營水田於無水之田東則開渠於邊家莊西則開渠於王家莊此數十村者雖或居牛尾之旁或處滏陽之濱而地皆高原從未有河決之患田肥美民殷富黍常與稷常翼翼以視沮洳之場動被滄沒舍稻無可營之田者固迥乎其不侔矣人亦有言利不百不變法營稻而縱有成也已不如守舊之善况準之水勢地利萬萬無成之理耶蓋稻之爲田以水始終故善營田者必擇水利有餘之處而後可以從事必擇水流有常之處而後可以從事彼牛尾滏陽皆非大河而牛尾尤小此有限之水也諸村處二河之末流去源甚遠其上流皆外邑外郡開

渠建閘不一而足以有限之水應無窮之求雖上流猶多未周安得有餘瀝以及下雖黍麥尙不可恃安得有長流以治稻以是知營田之必無成也乃當事者不量水勢之多寡不度地利之難易勇於立功銳意興作謂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於是乎誘之以辭劫之以威民亦懼干阻撓之令而俛首以相從今行之四年於茲是可與樂成之時矣爲問此時之田功成乎未也此時之民心樂乎未也第見三四月間河水未斷羣役來督俾民及時養秧秧方句萌水旋爲上流所阻而萌者萎矣迨至五六月中雨降而水暴下羣役來督俾民買秧而插苗方向榮水又爲上流所據而榮者枯矣一歲之中再受其誤而民之糜

費固已不可勝計矣夫民出貢賦以奉上父母妻子俯仰有資凡以取之於田也今也田有所宜而上禁之使不種上之所教以營者而田又不相宜也徒使民終歲勤勤而籽粒無獲貢賦於何而出父母妻子於何而養故向皆爲肥美殷富之鄉而今也里巷蕭然杼柚其空則營田有以累之耳不甯惟是民之畏役猶犬羊之畏豺狼也其在賢明有司恐役之生事而擾民雖訟獄催科不得不遣夫役者猶不敢輕遣夫役今也耕耘收穫之事民習而役不習者一舉而付之於役使之橫生需索妄行節制民雖欲安於南畝豈可得哉夫營田之設本期有益於民而行之者顧使民狼狽若此愚以爲奉行不善而利可轉爲弊

者此之謂也任邑營田之弊非獨小民知之一時官吏內而令長師儒外而効力河員無不知之然皆以事體重大莫肯聞於上者蓋爲民除弊非有仁者之勇莫能爲也伏惟執事留意民瘼悉心體訪爲今之計莫若實具任邑營田之弊申詳水利營田府請罷其事水田旱田並聽民自便庶幾農事可以無誤胥役可以無擾人情合而土俗宜愛民之政莫切於此生草茅之人不識忌諱率爾妄對惟執事憫其愚而教之

按營田之政雖非利民之事尙出自利民之心故其政猶有說也降至今日問何事果利於民已非議政之所及而興利之舉顧轉相倣效不遑以一日安彼其意又何爲者興事亟

則可紀績而驟遷集款多則可居間而自潤實則利己名又  
利民政界中何爲而不紛紛也

勸諭訟師文

邑人 孫玉鎔

天地亦大矣人爲天地所生與之并稱三才天地非大而吾身  
非小以能盡人性盡物性裁成輔相補天地之所不及也鄉曲  
小民此事非所敢望然農工商賈力田一區制器一具行貨聚  
貨於一方卽可上輸 國課下充家計以至睦族親鄰濟人利  
物時或薄有餘資亦可量力而爲所欲爲無此人則其家不養  
無此人則其事不辦無此人則其道不盡亦未嘗非經綸參贊  
之事也况吾儒乎本縣世列黌宮濫叨鄉榜稔悉世事洞察人

情竊謂風俗之壞皆我輩讀書人爲之何也古之匹夫而化行一方者在漢如陳仲弓王彥方郭林宗管幼安龐德公隋如文中子唐如陳貞晦宋如邵康節元如劉靜修明如餘干胡敬齋新會陳白沙澠池曹月川海陵王心齋

國朝如定興孫夏峰永年申梟盟整屋李中孚太倉陸桴亭桐鄉張楊園博野顏習齋蠡縣李剛主此皆孔孟一派才足有爲誠能動物不必身登仕籍精神一到金石可穿豚魚可格者也固不敢輕於讀書人是望我輩果能正以持己寬以待人同鄉共井偶有無知之徒行檢不修桀驚難馴者始而化誨之委曲而開導之不可則約會里中之年高德邵素有鄉望者協力以

鎮服之再不可則糾同保甲率里中父老正而有力者稟官以懲治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雖甚不肖未有不少遵約束者泰興獨非人情乎本縣奉委來署茲邑未下車卽有遮道鳴冤者甫受事卽有喊求驗傷者已而登堂立訊究其情實鳴冤者不果冤驗傷者非眞傷此等澆風大抵皆由訟棍爲之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故特出示訪拏以懲刁頑今訪求二十餘日矣訟師之名亦知十餘人矣所以不卽拏辦者以確查實據且望其聞風猶可改悔不忍遽以匪棍之名阻其自新之路也而所知之人大半有功名者居多吾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平生不能化人是不德也不能治人是無能也而乃唆之使訟助之使勝變



白爲黑指鹿爲馬是其勢不至舉古聖先賢之所以培人心厚  
風俗者而盡去之不止尙得名爲士乎爾等左近興化前輩有  
鄭板橋者嘗謂士居四民之首士農工商鱗次而數古之例也  
板橋忽亂其例特翻公案名爲士子者未必肯服其言然我輩  
不耕而食待人而食耳不織而衣待人而衣耳上之不能奮迹  
公卿宣猷布化次之不能歷任州縣息事甯人外之不能精韜  
略執干戈削平禍亂下之不能宣

聖諭講鄉約勸化愚蒙如近來所謂名士者詩詞歌賦出口成  
章修齊治平束手無策無所爲六德無所爲六行並無所爲六  
藝不必恣饗崇豪華始爲暴殄天物也一絲一粟皆資於人

無德無功可補於世卽此已成兩間之蠹已屬四民之下况有意毒害生民者乎板橋之言猶未盡其底裏也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小民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見吏役則面色青黃聞追呼則心膽戰慄誰肯輕以睚眦小怨鳴之當官荒其本業哉諸生武斷鄉曲把持衙門因風縱火無風起浪或挑之或激之不則愆愆之曰若訟我助汝甚且恐嚇之曰不訟我讎汝民知其能又畏其逼由是告訐日繁訟獄日起而蜃樓海市牛鬼蛇神相習成風不復過矣傀儡登場提動由人羝羊觸藩進退維谷敵人亦有所獻謀主或其所私慷他人之慨徇自己之情狐搢狐埋勒令和息已耳不然者左右兩袒其

臂高下一任其心惟論賄之多寡情之親疎不論理之是非事  
之虛實生者可免死者可生斯時衙門之打點飲食之奢靡舞  
女歌童之賞賜明取暗算剝其脂膏填於谿壑者何限乃復挾  
私勒索藉端訛詐少不遂欲旋即爲仇坑其家蕩其產食其肉  
寢其皮竟如昔人所謂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者嗚呼方加諸膝忽墮於淵死者固無生機生者亦入死地絕  
天地好生之德乖聖賢育物之仁是衣冠中之禽獸也衣冠中  
害人之禽獸也非虎狼而何然天道好還人情善反今日之禽  
獸猶有衣冠他年之衣冠不附禽獸汝而欺侮人之悖愚也不  
旋踵而子孫之悖愚亦如之汝而奸污人之妻女也不旋踵而

妻女之奸污亦如之敗人家產者適以自敗離人婚姻者適以自離語云作水滸傳者三世啞彼以空言猶賈實禍况造實禍者乎縱有爐趁火熱狐假虎威目前家業日以盛子孫日以蕃者非天道之無知實隱以奪其鑑而益其疾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耳齊慶封其殷鑒矣詩云求福不回顏光衷迪吉錄不可不看易云敬慎不敗呂新吾呻吟語不可不讀卽二書不可遽得陳榕門所纂四種遺規及在官法戒錄坊間翻刻汗牛充棟矣購求固甚便也威如之言反身之謂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諸生其滌慮洗心改過遷善遵用袁了凡功過格譬猶往日死今日生勿含沙噴人勿藉刀殺人勿倚勢陵人犯我者大度包

之欺人者婉言喻之積漸而去人心服風化行梁上君子可爲  
盛世良民陳仲弓王彥方化盜之風不難馴致也下此者可知  
矣且人生祇論究竟不論造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盜賊於屬  
纒時能轉一善念卽死亦不失爲悔過之鬼况一息尙存乎呂  
近溪云改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  
妓從良正此之謂也若謂餬口無資藉此營生貧者士之常儉  
乃廉之本名教中自有樂地東平王謂爲善最樂者馬甸鎮已  
廟祀之矣重其人崇其祠忘其言乎夷齊不因恥食周粟未必  
卽餓死也本縣雖五日京兆亦諸生父師開三面之網劾一得  
之愚不敢妄矜多聞竊自負爲直諒今已披肝瀝膽若不革薄

從忠怙惡不悛噬臍莫及矣其無悔

按此文意在警戒訟師而誘之以善故不舉文法以相懾然揭其伎倆指其禍敗已自炯鑒昭然唆人興訟者日讀一過亦可當暮鼓晨鐘矣

團練議

邑人馬 岷

團練仿古寓兵於農無事各安生業有事互相保衛國不費帑民可省徭法至良也邇來團練大都有名無實卽實有丁壯粗加訓練亦祇藉以應酬官長而所謂丁壯者非本地窮獨卽外來遊民無身家之繫念又彼此不關心只圖餬口安肯拚命無怪乎一聞有警卽鳥獸散也且所謂團總者非退休顯宦卽現

在富紳若輩養尊處優半皆驕矜成性既不與富民相習熟更不與貧民同甘苦徒以勢驅利誘而貧民不用命捐已貲則不勝吝惜捐人貲則動加抑勒因之取怨招嫉而富民不用命貧富俱不用命誰與共團練也不過設局豎旗雇丁充數虛張聲勢而已賊不至則冀以捐資出力坐邀議叙賊至則去諸亦並無失守處分各省團練迄無成效弊多由此愚意團總須擇公正敏達素爲鄉里所信服者情意素洽呼喚必靈以之募勇人人樂從也之以之勸捐人人樂輸也有勇有資貧富一心事半而功倍矣而練勇尤必出自戶口按戶抽丁丁壯皆同鄉共井之人非族鄰子弟卽姻婭友朋痛癢相關患難相恤而且生斯習

斯熟悉道路周知險夷如主備客以逸待勞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三千人爲一心雖橫行天下可也亦在將之得其人御之得其道耳惟望爲民父母者破除情面力挽積習慎擇團總按戶選丁裕經費使民足食精技藝使民有勇演陣法使民知戰而又嚴號令明賞罰申之以利害勉之以忠義江南六合四面皆陷賊藐此彈丸七攻而不下迄今屹然獨存者遵是道也誰謂團練不可行而古法必不宜於今日哉

諭富民

邑人馬 岷

照得爾等家號素封平時尙宜周急濟貧和睦鄉里况賊氛逼近爾等墳墓在斯室廬在斯田產在斯父母兄弟妻子咸在斯



不於此時出貲養勇賊至將何所恃母曰賊未必至也賊未至而不預爲恩結賊至則猝不及防彼安分貧民方且顧性命保眷口之不暇誰肯爲爾作看家奴乎不安分貧民公然入爾室擄爾財卽長跪請命亦不汝恕矣母曰賊至我將逃避他鄉也當茲盜賊蜂起之際攜重貲以過行道途保無疎虞乎卽適彼樂土而人地生疎動遭轄制進退維谷悔將食臍以愚聞見所及直省富民遷徙或長途被刦身命不保家口失散或僑居他方耗資財受侮辱客死而不歸者比比皆是也卽幸能生還墳墓墟矣室廬空矣山產荒矣父母兄弟妻子不必俱全矣撫今追昔情何以堪爲此諭爾富民等早發猛醒破除成見宜未雨

綢繆勿急抱佛腳與其去故鄉顛連困苦身家莫保何如相率捐輸源源接濟以本地之資財養本地之丁壯藉資捍衛安居無恙不愈於奉財物以飽匪人委積聚以資盜糧乎自諭之後各宜痛鑒逃竄之苦熟思保全之計解曩慨助共成義舉爾等其勉旃無或吝

諭貧民

邑人馬 崐

照得爾等家本寒素平時固宜安分度日一旦逆匪竄擾我土正男兒殺賊立功時也爾等勿憂團練廢業曠工或致凍餒也自有富者源源接濟富而素性慷慨焉伊等既樂輸爾等固樂爲之用富而素行慳吝焉不容伊等不捐輸卽不容爾等不爲

之用富者出資貧者出力貧富一心衆志成城以同心之勇當  
烏合之賊賊未有不聞風而避望影而逃者也母曰無資財之  
累身寇至則去寇退可返也曾見失守州縣逃民東奔西竄既  
無資斧可恃又無親故可依有棄其子女而不顧者有賣其妻  
妹而不惜者繼或流爲乞丐終必轉乎溝壑出者萬千歸者什  
百安見走爲上著也母曰無室家之繫念從賊不妨也吾任失  
守從賊者數百人或爲負重或爲擡輿或爲牽馬肩摩足腫不  
容喘息稍一緩足鞭扑立至苦不可言卽有編入隊伍者臨陣  
驅之在前不爲槍斃卽爲刀死從未見一人生還者慘則慘矣  
然而禍實自取爲此諭爾貧民等勿生異心勿蹈覆轍一乃心

方同仇敵愾奮勇殺賊者受上賞協力禦賊者受中賞或防守嚴密賊不敢至或賊至能守而不失者受下賞保護一方官府褻之鄉里榮之以視輕去其鄉身亡家敗生不得爲良民死不得爲義鬼者孰得而孰失也爾等其各恪遵明諭如不用命國有常刑其無悔

諭鋪戶

邑人馬 崐

照得爾等各行鋪戶無論本地外來或係自己血本或係領人資財經之營之開設於斯良非易易茲值逆匪逼近自己事業不能設法保守上何以對先人下何以贍妻子領人資本一旦棄之如遺東翁卽不見罪問心能無愧乎爾等曷不量力捐資

或按鋪出人藉團練爲捍衛財貨可守性命可保一舉兩得之道也爾本地鋪戶毋曰攜貲他徙也夫各鋪財貨可攜者攜去不可攜者則將委而棄之卽所攜之財貨保無有土匪搶劫乎爾外來鋪戶毋曰攜貲言旋也癸丑夏逆匪渡黃河攻懷慶而京省暨各處西商咸思遁歸鄉里有未登程被土寇搶奪者有在中途遇大盜擄掠者有安抵里門韞櫝藏諸方自謂計出萬全矣詎意逆匪解懷慶之圍不入直而入晉所過焚掠平陽一帶屠戮尤慘前之攜貲歸來者身亡家破而金盡自作之孽未可盡委爲天命也向使安居不動出其餘貲以辦團練省卻無限奔波免受多少苦惱人存金在快何如之爲此諭爾鋪戶人

等勿仍用西商故智勿輕言東夥離散大家捐助積少成多於爾等無損於團練有益况此項經費悉由公正紳士經營不假胥吏之手認真操防並無虛糜行見衆志成城雖有悍賊不敢與爭鋒諺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也爾等其各戮力同心輸將恐後共成義舉毋負告誡一片婆心也

按三諭各得其當可無慮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然團練之舉只可用以彈壓土匪抗拒零賊若遇大股賊匪未有能濟者也咸同之際曾文正團練於湖南龍翰臣團練於廣西其一成一無成者非徒龍之位望非曾匹也文正出境剿賊糧械取諸公家兵勇勒以軍法故能所至有功龍則始終一團總

耳激人以義勇之言屢聞則生怠措餉於義捐之款持久則不支觀二公之已事團練之不可爲可曉然於其故矣

上提學司書

光緒三十二年

訓導陳智

竊謂天下事不過兩途放任與干涉而已宜於放任者放任之而效宜於干涉者干涉之而效惟名爲干涉實則放任其事必無一效今之學務意固主於干涉者也學董教員悉由官派凡學級之進退經費之出入鉅細必以上聞而復有視學員以督其後亦可謂干涉之不遺餘力矣職一官株守幾於時事之不聞微論天下學務卽吾直學務亦未知其現象之何如而但就耳目所及言之妄以爲學堂雖立而所以使此學堂不至立如

未立者其術尙有待也當學堂之未立也私塾延師盡由自擇凡爲人師者其學問品行必先悉於從學者之心始行關定誼有賓東之雅情有師弟之親榮辱得失關懷較切而館穀之豐齋館地之久暫從學之父兄悉得而操縱之故上者盡心教授樂弟子之成材其下者亦以生計所關不敢苟且從事今之教員則一不知誰何之人而已奉派而來堂循例而授課宜講而講學生之解悟與否不問也宜息而息學生之溫習與否不問也而又薪金有定數瓜代有定期雖勞而難望厚糈方至而已懷去計學生既不素悉教員之學業教員亦無成就學生之實心一堂之內澹泊相遭尙望其實有進益必不可得之數矣而



不慮此者以尙有學董在也學董有管理之權有督察之責教員之所不及學董得以匡助之試問爲學董者皆何如人哉無論由學生之樂推由士紳之公舉要皆待許可於官凡見許於官者必其熟習於官場者也地方之稍有權力者也否則仰官鼻息事事聽其指揮者也是之人不必不明學務亦未必盡明學務但使事善調停款無侵蝕已稱好學董矣况叫囂之風遍於學界爲學董者苟非俯順學生多不能久於其任尙能實行其管理督察以盡所當務乎要亦無怪其如此也學董教員非差而不異於差雖其中亦有熱心教育之人而視爲差者要居其多數既視爲差則未有實心實力者也夫欲教術之齊一

既不可聽民自爲而屬之於官則又共視爲差將何術以處此哉計惟有實行干涉而已向謂方今學務義主干涉又有視學員以督之而以爲未嘗實行干涉者則以干涉之有未力也學堂創辦之初大率敷衍塞責自查學一出各處學堂皆驚聽聳觀思整飭於一時以節查學之耳目迨一再至而無所黜陟後遂習爲固然而不以爲意豈查學之始勤終怠不足振各堂之精神哉時有未暇權有未足故也計查學以一身歷十數州縣一歲之中每堂不過兩至每至不過數日以一年兩至之人乘數日之促何能舉教授管理之實周悉無遺而又權藉稍輕不能有所振作是以兩年以來一教員之遷調一學董之黜退皆

各堂先起風潮查學員始從而稟於其後未有自爲發起者也時迫則察有難周權輕則力有不逮查如未查正坐此耳今之省視學其職當不異於查學而以一省之大視學者六員約一人須兼兩府周歷一次當有千數百里之遙僕僕道途神疲力倦考察所及應更不若從前之周悉計不過如上差過境徒勞迎送而已欲實收其效力胡可得哉職竊謂方今學務旣用干涉之法須賴實行干涉之人擬請如從前府置一視學定其時限一歲在差約須三百日每至一處以十日爲期學生功課雖不能逐門考問亦須擇其重要者試之觀其條對之詳略領悟之深淺則教員之教授可知也觀其齋室之污潔羣居之喧靜

出入言動之能否有序則學董之管理可知也善者予以名譽獎勵其有不職之教員不才之學董不守規律之學生一經查實立予斥退如此則人知警勸輜軒所至必能令象氣一新且鄉間初等目前漸立就便抽查亦可藉考總董及勸學員果否勝任設謂視學六員已經奏定則自設立學堂以來章程屢易要求其有濟於實而已設又慮經費支絀驟增視學多人款何所出則今日官費學生漸歸自費向時底款應有贏餘每堂酌提五六十金按季解司已足敷視學薪水之用計各州縣一小學堂歲費約在二三千金之譜通全省而論與聽其敷衍因循歲糜數十萬金而祇同虛擲何措此數千金而不藉以爲實

行干涉之具也伏思學堂林立規模漸定望其歲有進步要在  
鞭策之有人而所以用此鞭策者竊謂懸賞以勸勤不如用罰  
以警惰而非實行干涉則警勸莫由也或又慮學董教員何非  
學界中人而多以差視之進而視學安知其不亦視爲差則又  
在 憲臺之用人必審執法不貸而已矣狂瞽之言自知無當  
懷不能已妄用瀆陳曷勝悚懼之至

### 渚陽行

太倉王 揆

襄國之渚陽土壤半磽确東北指大陸形如釜底落滏洛與百  
泉牛尾共雞蹠皆河名支條九派分水勢相犄角由來失故道疏  
濬罕方略旱則遏上流澇則爲鄰壑於茲守土者往往望而卻

吾兒捧檄來夙夜尙不忤甲子當鞠凶春夏患流鑠麥苗盡槁  
枯溝澮胥乾涸人情向時雨過時雨更惡七月布陰霾延至九  
月朔連旬少日光狂霖恣噴薄決隄奔怒濤誰能共挽縛野哭  
動村墟人牛都廢閣渺渺塔圯臺茫茫劉累泊皆村名塵土變江  
湖田廬浸渾濁自古厄堯湯一歲乃並作行將報雨災懼或干  
批駁愚民見催科無知易謠詠縣官處其間心神暗焦灼不敢  
罷徵輸何忍事敲扑寬猛總無濟此苦人未覺發賑傾倉儲施  
糜倒錢橐鳩鵠如堵牆千百羣嗃嗃叟媪齊欷歔庭羸強跳躍  
有時頑悍兒一二相搏攫秋冬已如此三春命誰託百里斷炊  
煙何處食藜藿腐草漫充腸枯楊皮盡剝相與爭菜根輒欲試

歛斲竭蹶計拊循僅足弭掠鹵老夫臥荒署父子共悲愕親朋  
話夜半搔首費籌度太息民命輕忽荷君恩渥賜蠲去年逋

下令停追捉新糧三免一寬徵蒙再酌萬戶戴皇仁不死便爲

樂豈意夏秋交橫流甚於昨煙波接混茫駸駸逼城郭

乙丑七  
夕前十

日大雨諸  
河泛濫哀此饑餓餘望洋失魂魄呼天天不言人謀歎力索

有客謂吾兒君才遇盤錯清貧衆所知賠累將安著余曰公無  
言壯子行幼學我民若少蘇焉用辭艱劇考成幸無罪且亟求  
民瘼何以集丁徒隄防更疏淪何以格神靈陽侯勿肆虐士庶  
勉急公雨暘望時若

按作者爲知縣王公原祁父時就養在任目覩災黎感而有

作纏絲悱惻藹然仁者之言讀此而知王公循良之續有自來矣

秋水歎

邑人劉永錫

大旱苦不雨既雨苦轉深桑田變滄海白晝霧沈沈西登太行  
山東望漳水潏蕘鱸豈不美憂思忽見侵狐狸思故穴飛鳥思  
故林流離從茲始嗟嗟拯溺心

皇天有視聽降鑒在民欲如何大陸水至今尙流毒百頃穰穰  
紅化作秋水綠一身不自保誰能戀戚屬去年逢薄收藏有數  
斛粟出粟輸官租不受吏役督歸採西山薇受餓死亦足  
漁童十四五年少不知愁云是田家子失業上漁舟惡風挾舟



去愁雲慘不收父母倚闥望兄弟哭道周農人思漁利鮮能應  
所求風止始相見驚定淚交流

愁思倏而至登舟望大河秋風正浩蕩日暮水增波陰雲低南  
浦鬼火森西坡時有白骨來觸我岸旁莎我性足惻忍對茲感  
慨多回聽漁父曲慘澹不成歌

陽景匿東海愁雲暗野洲西南九派水日夜送悠悠風林無穩  
巢急水無定舟雖乏濟世才流亂夙所憂強顏慰鄰里談笑輕  
窮愁中懷暗自傷何日息東流

修縣志序

隆慶元年

邑人毛 朮

順之屬邑有九任之文獻殆莫之先焉舊原無志故一方之文

獻咸湮滅無稽宋元而上更爲絕響華峯衛公以敦大明作之才來牧茲土銳意興革純心振刷至於彰善癉惡尤爲慎重乃謂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缺則無以昭憲章垂鑒戒志缺則文獻無徵其何以彰典型遂聯師生旁搜博稽遠紹近求掇拾其節要蒐羅其精英凡風俗宦績人物藝文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類悉據實直書捐俸分錄分爲八卷旣成乃遣使屬余序余曰志也者以彰往以範來也不懼其未詳而懼其罔實故侈詞亡義架屋疊床者志之病也雖作何益今觀茲志其文樸其事核其法嚴恪無不經之語雖未上擬春秋之斷案然開卷而邑之文獻燦然足徵茲不可以傳乎傳不可以久乎因復歎曰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興廢補陋存乎其人焉爾夫任之無志誠數百年之缺典也前乎公者咸置而弗問公一旦振而輯之厥績豈小小哉昔馬遷作史而世次賴以明歐陽子作譜而代緒賴以定今創志者文獻之懿以爲垂遠之計則後之睹茲志者將曰某風俗可尙某宦績可法某人物可師某藝文可述某也忠臣某也孝子某也義夫某也節婦可則而可效俾官守有所視士夫有所勸風俗有所勵善者勉惡者懲是志一作而衆美萃焉然則茲志也將有淑世化民之功以貽無窮者豈徒曰文獻足徵而已耶是爲序

重修縣志序

康熙十二年

知縣季 芷

夫春秋經也左氏傳也遷史倣左傳而作者也今之史卽春秋遺法志卽遷史遺意乎微志星野疆域胡以分租庸賦錯胡以定風土物產胡以識德業文章胡以傳邑志蓋汲汲哉渚陽舊無志華峯儒公實爲權輿或者病其桑樞蓬戶似矣第溯放勳迨明世宗末祀閱春秋三千九百二十有三歷世久遠典籍泯然作者若於巢居穴處之時而營堂構後人方且奉爲鼻祖病其挂漏得乎計衛公絕筆以來百有餘載予有志續貂而未逮適奉 詔修天下郡邑志自維譎劣踖躅久之蓋文獻無徵蒐討失據難一學慚奪席識闡徵瓜則捻毫罔措難二博矣設令散錢無索則將拆襪貽譏難三才矣設又令蛇神牛鬼佞屈聲

牙觀者有不笑爲疥駝乎難四次序既歸條理文章已就腴華  
抑或好惡淆於愛憎揄揚奪於勢利不又同魏收穢史乎難五  
茲數者有一於此鮮克操觚吾能免乎否然奉 詔不敢謝不  
敏乃與陳子具區取舊志討論之補漏刪蕪正訛攷僞詢諸故  
老採之貞珉續百載既絕之書編年取法乎麟經序事折衷乎  
遷史庶幾纒然改觀矣特慮百城未擁二酉多遺未能追迹董  
狐徒炫土龍乞雨後人得無以桑蓬病衛公者病我乎造五鳳  
樓爲渚陽生色端在繼起者矣至於參訂則任子允言采輯則  
史生抱樸謝生元震孫生觀光杜生民賀均有力焉

重修縣志序

康熙十二年

邑人苗澄

昔人有方言風俗通諸書握鉛槧而勤輜軒蓋亦稗野者流也至志書則奉 功令懸則例將以示來者俾觀感焉非具文爾也惟我任邑爲兵燹餘燼其廢缺不修者又多歷所使非有百年黎獻册府羅胸掌故盈囑者烏能記覩無遺悉載筆而登牘乎而今旣眇不可問矣則一難於搜采也搜采不全或得半而遺半何以成書又一難於覈實也覈實未確將傳信而反傳疑何以成書書之不成有書與無書同不幾令華峯衛君遂稱專美嘆音徽之莫嗣哉時惟介菴季公允爲文吏以淹雅之才應 詔修志志書爲得所寄矣一時裒輯條例務正其錯事蹟務續以新如忠孝節義理學藝文之類各循世次彙輯成編亦旣

炳炳烺烺蔚乎改觀矣獨念前志哉有三害其害之最烈者無如九河下流橫溢大陸水歸於壑而無壑可歸滂病乎歲而每歲常滂屢有議復故道者而地連數邑彼此牽制卒難舉行此害不除其何以邑猶幸令茲土者法蓋公之清淨斥屠伯之慘酷一方殘黎藉以稍甦否則漂溺之下尙何戀茲土爲者披覽至此又何待繪圖入告始歎民艱而圖拯救耶余不佞海膺簡命徧歷寰區亦嘗省方問俗爲民請命矣乃於梓里每厪敬止不能反汗萊爲腴壤脫此方於艱戾也庶幾繹是編者喟然念絕學之無傳力追先正愴乎痛烝人之失所懋著官方大爲此志生色則後來居上方將輝映史冊甯獨雄視一邑錚錚佼佼

倭云爾哉

重修縣志序 康熙十二年

邑人謝鑑

志書爲方輿掌故而任邑之殘且缺者百餘年其間廢興之多故利弊之相巡可勝道哉而臚陳有次則簡牒爰成不自今日止政可自今日始也上而天象之災祥次而地力之沃瘠又次而人才之盛衰朗若指數庶補救爰興爲益於地方不小顧任屬兵燹之餘事鮮遺文人無故老欲彙輯成書也殆甚難之雖然物始無例尙多創興舊牒猶存旋圖續附亦顧折衷如何耳任邑固奉 詔以搜討事宜釐定則例爲事其間之廢興沿革幾何事也其間之節義文章幾何人也而要以風土之媿惡視



乎政治政治之得失視乎邑侯則邑之要圖卽爲任之善政所  
由出如今者九河失其故道大陸之墟變爲巨浸民不能無刈  
穫而辦賦稅官不能恃笞扑以督輸將亦旣相視藪澤將圖開  
濬矣而本邑之利或非他邑之宜議同築舍坐歎望洋雖仁賢  
如季侯不克爲小民請命拯淪胥而登衽席也所幸催科有法  
撫字彌勤雖漂溺餘黎不至於流離轉徙則眞良牧之力也昔  
人稱安靜之吏悃悃無華公非其人耶而今以簿書之暇采掇  
軼事抉幽拾落惟恐不及較衛公華峯蔚然改觀非政事而兼  
優文學者奚能臻此余承先大夫後自慚荒陋睹志冊之有成  
樂鑒戒之畢具所望產於任者學崇醇正力追諸游先生之風

而令於任者政尚廉平仰繼陳李數君之躅則任雖衰颯宜有起色余卽樸拙無似偃扉長臥亦甚荷蔭映於無旣矣

重修縣志序

康熙二十五年

知縣 王原祁

古者九州有志列國有史紀其疆域土田貢賦文物之關於國政者掌之小史外史而藏之內府又有稻人雍氏之屬掌下地蓄水止水蕩水均水之法以及溝瀆澮池之禁凡若此者皆自虞書禹貢昉也蓋禹治水成功詳記山水源流及辨土定賦之事以反命於帝故其時天子得端冕南面不出几席而周知萬里之外後世郡縣亦祖是意而各修其所治之志其間風俗之貞淫人民之苦樂賦役之繁簡無不一覽而知則志之所係豈

其微哉乃司民社者往往視爲不急之務而廢焉不舉又何怪乎治之不古若也任邑古爲晉地其人尙儉樸敦禮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比年以來民貧而俗悍考厥所由皆因九河下流失其故道大陸氾濫而成壑田廬漂沒人民離散今日之任大非昔日之任矣余視篆者四載於茲而三遇水旱催科撫字備極艱難欲開洩水之故道而古滄河牽制於隆平甯晉不得已築澧河長隄二十里亦可救水患之七八又遭連歲大潦隄旣成而復壞人咸惜之今年春 撫憲于公下條陳之令余以大陸澤之積水災田千餘頃請照江左淮揚例豁免災糧繪圖上陳蒙允具 題如將來得邀浩蕩之恩任之民庶有瘳乎然方

俟得請之後以災糧載入邑乘俾爲之後者知有父母之責必不可不爲民而請命也乃 撫憲謬列余名於薦剡五月下泮奉行取之 命又弗獲如願此余之所惻惻然而不去諸懷者也但邑乘之闕而未補者自庚申至今又不知凡幾於是卽前邑侯季公之所修而續補之并余義學之設大宋橋之重建鄉飲酒禮之舉行咸載入焉蓋其大者則詳小者則略雖不敢謂得史家遺意而周官周禮之所重可以裨益於世道人心者一篇之中不啻三致意焉今

聖天子勤恤民隱宵旰不遑異日採風者以是書備乙夜之覽惻然念任邑之利疾爲之去其所苦還其所樂則此志未必不

爲王道之一助云是爲序

重修縣志序

康熙三十年

知縣賀勳

夫志何爲而作乎曰所以志事以示不忘也邑各有志而宰各有事然其事又未可盡筆之於志蓋以事之鉅者前人業已爲之而志之矣而其細者則又不足志也余筮仕茲土披讀任乘閱前任王公志叙以任之澤水爲憂旋膺內擢未終厥事噫昔羊叔子謂謀可自我而定功不必自我而成余視篆踵王公後非余之事而誰事耶澤名大陸載在夏書俗呼爲張家泊而志復美其名爲小東湖列入八景意將與浙之西湖並擗夫六橋桃柳夜月笙歌乃繁華快意之所今澤水汪洋積久難耕民苦

賦稅逃者八九居者離析懷山襄陵想不過是則東湖景直是鄭俠圖耳宰之事顧有大於是者乎因相厥形勢爰訪疏法禹貢云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卽所謂滄漳也澤之尾閭達於滄漳奈濁漳日久地已淤高若濬雞爪諸河外水反下而內溢匪但不能殺大陸之水且愈增其滂薄瀾漫之勢又古滄河自任之穆家口至隆平之崔家樓鱗次四十餘里順流而下亦可導洩但滄海已變爲桑田鑿現在之阡陌復久塞之故道輿情難治所損實多疏旣不可唯事請蠲而說者又以國有常賦久刊全書未可輕議然爲災黎請命其濟則蒼生之福不濟亦宰之事今

聖天子宵旰求瘼時塵如傷賜蠲賜賑疊沛無已視此蹄涔何  
難加惠特入告維難致滋久困耳幸於丙寅歲祭撫軍于公才  
不世出寄膺心膂攬畿輔之綱任天下之重甫褰車帷旋勤咨  
訪已溺已饑情殷拯救此千載一時也時又巡歷郡縣周察民  
隱旌指任邑余卽歷階而前袖出詳文首舉水泊而郡尊魯公  
軫此一方痼瘵尤切爲民痛哭披陳疾苦力贊題蠲于公再三  
太息訝所請晚親爲環視災所秉燭飛章不可少緩須臾者乃  
不旬日而 聖恩下被矣共計災田七百八十餘頃免賦二千  
七百餘兩父老垂泣士女歡呼斯固  
天子之仁于公之惠魯公之勲其功王公之發其議也而余也

緣供厥宰職亦得奔走厥事焉今而後任民其獲濟乎雖然勞則思逸則淫數年休養數年生聚相泳游於熙熙皞皞之天東湖景安知不媲美於西湖若親魚鳥而竟忘帝力之大因煙波而妄希天竺之奇匪侈則僻其防奢杜漸又後來者之所有事而非余之所及志也已

按禹貢同爲逆河孔傳曰同爲一大河名逆河鄭康成曰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迎受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蓋海潮外溢河水內灌河大而力猛海乃迎而受之故名逆河而此序顧謂逆河卽漳滏何其弗考之甚



也

增補

藝文 文 詩

保河議

知縣 吳懷忠

今夫大陸澤之河功亦庶乎其有條矣竊又慮之夫濬河而不  
思所以保河惡在其爲濬也保河而不窮所以害河惡在其爲  
保也今之議保河者亦第曰吾察五河之淤而時爲疏導已耳  
夫此固其分內不可少也是但知河之害任而不知亦有所爲  
害任之河者不可以不窮也甚矣南之爲河害也遡河水之害  
任由澧水之迷失故道澧之迷失故道由南邑之決口南邑之

決口由南邑之修河岸其不修河岸而決口者凡四上決則下壅故遭大水之難以迄於今今河之壅者既濬而水由故道矣使上之決口不築與築之不堅則水仍分泄而旁溢分泄旁溢不惟水之瀾漫者害澤卽正行而四分五曳則水之勢游移水之勢游移則土膏潰土膏潰則下積下積則致淤此南之爲河害者一也無寧茲南居上而任處下吾見南之地多沙近者河身之沙平與岸齊大抵浮沙善飛能走與水同行而善滯如南挑濬積兩岸之上則河以水行河害今任之下流既濬則水迅於歸墟而南之上游建瓴而瀉矣使平河之沙不速挑濬大水衝突則任所合千萬人之力以成歸墟之勢者皆爲南邑受沙

之壑矣此南之爲河害者二也不第此也予嘗循河而上所見者如萬聲諸口而南之民多決堰以取水利不知水分撓性則河易怒引水潰岸則河易決取利者惟期利在一己而不爲堅守其防則河以易怒之性而乘易潰之岸一旦波臣作祟則其爲害豈易測者哉此南之爲河害者三也此三害不除而欲保河也難矣所難者除害之法任不得爲政而南爲政也欲求之南而南則以爲爲吾任也不知吾任之濬河又何嘗非爲南也使任不濬河而下壅則南雖濬而南之水不行任之壅旣撤則任之水尙澌而南之土已出是任之濬河不且先利南也哉方今之爲計者如使巖決口挑積沙禁決堰則任之河不害任之

河不害則任之河可保任之河可保則南得永享無患之河矣是南之自爲計豈獨爲任計也哉而况南邑十三村之受害雖減於吾任之三十三村而又何嘗非其急務也故吾保河之議必自南之嚴決口挑積沙禁決堰除其害河者始雖然吾民相察於吾河之淤而疏導之又豈可一時疎虞而滋之害乎

按前志言地勢牽於南和此議能言不能行後此河患不在上游之決而在下游之壅議築議疏均無善策就目前言之所見誠是然吳公循吏在建議時未必茫無所見誠以地勢之變遷靡定河道之轉徙無常今之異於昔安知後之不異於今乎循良之言誠不可沒也故又補而載之以俟之留心

河務者

弔災文

邑人劉書旂

光緒乙酉春禾田積水不能種麥至四月田方涸出農人甫經  
下種一夕風雨大作桑田依然滄海矣予時設帳於家塾之斗  
室夜三更愁添枕上苦不成眠聽蛙聲歷亂已失望歲之思驚  
人語喧闐頓增終宵之悶輾轉凝思感而成此不擇好音紀實  
而已

荷浮一葉塔立孤臺環水新村廣阿舊澤河九派來自西南邑  
千家列以左右昔稱安樂窩河伯遁而無迹今作盤渦谷陽侯  
擊而爲災夏無麥秋無禾麟筆之書歲歲南有箕北有斗鴻嗷

之瘁家家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粟誰指魯肅之困塵  
皆生范家之甌覩恆饑之椎子菜色淒涼念共臥之老妻牛衣  
涕泣若有黃華想周民之貧不是過也野無青草比魯人之恐  
殆有甚焉今者年方在乙月恰交辛春三初過陽九又臨淫雨  
霏而沛乎連天大波起而軒然滿地其流湯湯如黃河之導積  
石厥田下下等碧海之會百川曹子桓望洋之歎良有以也吳  
越王射潮之術今安在哉田無碓雉誰興秀麥之歌衆豈維魚  
莫入豐年之夢將欲操舟賣渡杖頭之得利無多或思結網臨  
淵囊底之獲貲絕少避債臺無家不築催租吏叩戶而來負瓦  
揭木流民繪鄭俠之圖典衣質衾學士立相如之壁發藏書於

故篋難得季子多金託垂釣於淮陰誰憐王孫一飯正如魚困  
轍中何堪長此終古若望鵬飛天外將復待於何年

澤濱雜詠

邑人劉永錫

院落家家傍水隈柴門乍曉不曾開漁郎一喚人驚起猶喜鱖

鱗買得來

水初長時有小魚俗呼爲鱖鱖味最肥美  
相傳聞雷聲即沒人買之惟恐不得也

張翰吳中歸未歸西風葦菜鯉魚肥鷺鷥也怕魚驚散獨立寒

灘靜不飛

記得秋來水遶村波聲夜夜送柴門而今水落知多少試認沙

邊第一痕

葦箔回環插水隈長蛇之勢亦奇哉半生不解孫吳事纔自迷

魂陣裏來

漁家以葦箔治魚回環插之名爲  
開箔其法甚多迷魂陣其一也

鯉魚風起葦花秋點點歸鴉古渡頭柳岸日斜人曬網滿天黃

葉下西洲

小小漁船網作堆沿隄爭喚賣魚來今朝市價增多少一棹中  
流自在回

耕雲犁雨舊生涯賣蟹分魚不作家如此風光誰許賞白蘋花  
間紅蓼花

水邊宿鷺岸盤鷓鏡裏殘虹臥斷橋渡口無人魚市散蘆花瑟  
瑟荻蕭蕭

遊倦歸來把釣竿紅橋十二坐依欄欲賡秋水長天句惜少當



時王子安

村外閒步

小樓斜倚夕陽邊  
遠水遙空淡接煙  
幾陣亂鴉爭選樹  
一聲柔櫓送歸船  
漁人自補臨淵網  
舟子閒分賣渡錢  
澤國生涯如此薄  
那堪風景悞年年

打魚歌

魴鯉鱖鱖陸澤濱  
陸澤之濱多漁人  
漁人使船如使馬  
截流一網千百鱗  
更有健者不用舟  
挺叉擲去無虛投  
銳頭小兒多心計  
結綫作綸鉞作鈎  
就中一人心獨偏  
斜風細雨不知還  
得魚換酒酒須醉  
不脫蓑衣伴月眠  
一葉扁舟風吹去  
吹到蘆花最

深處蘆花搖落作雪飛  
雪白水綠點客衣  
醒來卻怪桐江叟  
五月忽披羊裘歸

朝聽打魚歌暮聽打魚歌  
打魚之人喜魚多  
一網往往得百尾  
大者入午市小者棄秋波  
赤鯉尺五騰浪出人環  
如堵又如梭  
吁嗟乎鳥有羽兮與禍鄰  
象有齒兮乃焚身  
魚乎魚乎慎勿耀其鱗

水調歌

天津橋南酒家樓  
酒家樓在水西頭  
一夜扁舟鼓柁去  
滿天風露下西洲  
西洲茫茫籠煙霧  
舊是遊人採蓮處  
蓮花落盡人不來  
聽罷歌聲山水綠

夜宿塔圪臺

邑人劉書旂

窗外聲喧客夢搖  
急風驟雨夜瀟瀟  
不知新水添多少  
綠柳津頭沒小橋

茫茫煙水隱孤村  
風打垣牆浪打門  
澤國已成秋稼盡  
回頭風景不堪論

卽事

暑雨連宵悵碧波  
清晨起看水如何  
滄桑見慣尋常事  
最惱蛙聲到處多

村頭遙望樹依稀  
小小扁舟對晚暉  
底事漁郎有熱血  
冬來不著禦寒衣

登渚陽城

風和日麗豔陽天  
憑眺城頭思渺然  
鷄犬萬家籠夕照  
烏鴉千樹鎖寒煙  
騎驢客過前溪水  
叱犢人耕負郭田  
古廟淒涼門靜掩  
幾回流覽悵前賢

送別謝大令

八載忽忽歲月忙  
清風兩袖理行裝  
徧留一縣花如錦  
不是河陽是渚陽

美錦製成花樣新  
那知有腳是陽春  
攀轅父老留難住  
幾樹甘棠遺後人

楊柳青青古道邊  
隨行車帶雨如煙  
流鶯惜別多情緒  
競囀歌

喉弄管絃

一簾花影靜琴堂清慎勤留姓字香祖帳幾杯送行酒祝君反  
旆慰離腸

桃紅柳綠暮春時匹馬蕭蕭悵別離四境蔭餘遺愛樹八年功  
載去思碑花村明月無龙吠驛路清風有鶴隨此去何時應再  
返側身南望幾追維

答友人論共和

亞洲有廣土立國四千春一王制宇內率土皆稱臣兆姓如螽  
伏不敢犯聖神威福任自作大權無比倫一有反動力卽指爲  
逆民以故國家事無人敢問津三代猶爲可更甚虎狼秦高居

深宮內上下不相親偶語仍棄市誰敢批逆鱗叔孫定漢禮儀  
節略君身天下知君貴視君若天人從此成習慣累代皆相因  
大清紹帝統薄海戴皇仁唐虞無斯盛風美而俗淳萬民安耕  
鑿蕩蕩王路遵閉關自守土遠夷來貢珍道咸同光後海外起  
風塵納金無虛日疆土蹙四鄰閭閻脂膏竭無力供丹宸長此  
成終古國瘠民愈貧全國呼號走亟亟欲謀新無奈守舊派立  
志在金銀國政置度外事事任腐陳有人工獻策敝舌又焦唇  
百無一二聽含意誰能申託名行立憲有假而無真神州數萬  
里不久卽沈淪瓜分召慘禍小民罹苦辛越南與高麗奴隸一  
律均志士惕然懼起事首漢濱急欲除外患先求民氣伸大聲

一呼喚響應徧九垓屈指成功日四五月兼旬居然共和國五族幸福臻由斯功漸進自到太平辰皇室優禮遇歲費萬千緡列邦聯友誼肅然共來賓如此文明舉豈得比黃巾儒生逢亂世甘食季鷹蒨聞人談國事非必欲效鰲恐遭滅種禍故此語頻頻

友人復來書爭辯再答

國以民爲主非民國不昌專制民氣挫共和民氣揚挫則國必弱揚則國自強全球千萬國仔細可較量中國古專制閉關守封疆下民安愚賤循分戴君王文人演學說理無別主張海禁大開日世界成戰場弱肉供強食并吞若虎狼非有抵抗力國

滅種隨亡越南入法籍朝鮮歸日囊人類摧殘盡到死首難昂  
前覆後車鑒豈可一日忘我國人酣睡幽夢夜正長子婦熙熙  
樂如燕雀處堂不知棟宇燬轉瞬火及梁維彼無識輩飽食饜  
膏梁束民無遺力如馬帶羈縻生靈四萬萬拱手授外洋志士  
憤然怒蟄伏難久藏大起反動力舉國遂若狂一呼天下應名  
義潰閑防西人學派盛舊學等糟糠豈真甘棄舊天地運反常  
聖賢生今日挽救恐無方君輕民爲貴孟說當參詳能保神明  
種於國卽有光抱此區區志涕泣告軒黃